

# 國立成功大學

## 113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試題

編 號：26

系 所：台灣文學系

科 目：文學文本解讀(華語)

日 期：0201

節 次：第 3 節

備 註：不可使用計算機

※ 考生請注意：本試題不可使用計算機。請於答案卷(卡)作答，於本試題紙上作答者，不予計分。

一、請閱讀下列這首詩，說明其中蘊含的相關主題，並且運用兩種以上（最少兩種）、合適的文學批評概念來進行文本分析、闡述。(40%)

發現□□

□□被發現

在一九二〇年出版的  
多份發黃而枯裂的新聞紙上  
在歷史嘲弄的唇邊

□□業已湮滅

啄木鳥也啄不出什麼

□□之中

空空 洞洞

在她飄移的裙緣

□□靜候填充

駭浪怒潮左右窺伺

□□ □□

懵懵 懂懂

在有限的四方框內

空空洞洞的 □□

□□ 葡萄牙水手叫她 Formosa

□□ 荷蘭賜她 Zeelandia 之名

□□ 鄭成功填入明都平安

□□ 大清在其上設府而隸福建

□□ 棄民在此成立民主國

□□ 日本種入大和魂

□□ 現在據說是中國不可分割的肉

在無數的符號之中

懵懵 懂懂的 □□

什麼都是的□□

什麼都不是的□□

猶似紅檜，在濃濃霧中

找不到踏腳的土地  
所有的獸爭逐彼此足跡  
所有的鳥競相插上羽翅  
發現□□成為一種趣味  
尋找□□變做閒來無事的遊戲

□□被複製  
在一九九一年冬付梓的  
以及部分被付之一炬的  
選舉公報中

□□被發現  
在□□圍起來的□□中  
在空洞的□□裡

□□以□□為名  
終至於連□□也找不到了

二、請見後面附頁 393-399。這是〈論寫作〉的片段，請說明其中蘊含的相關主題，分析語言、意象、象徵、隱喻等等藝術形式、技巧，並且說明這篇小說可以被歸類為什麼藝術流派？理由何在？(30%)

## 論寫作

街道空蕩蕩的。他把腳踏車從閣樓扛下來，然後轉身鎖門。他的前胸俯向車把，吃力地踏著腳板。早晨沒有起風。然而他的氣力逐漸負荷不了一部腳踏車的前進了。生鏽的軸心發出尖澀的噪音，一輪一輪割著他的肺葉。就是不騎它，放在手上溜著，車軸也會有同樣的聲音鑽進肺裏。

身體好的時候，他在寂無人跡的街上急駛。他可以筆直地眺望到街的盡頭。破曉不久的清晨，堅實的柏油路和天空一個顏色。路邊的電線起伏連綿。像海一樣，從身邊奔流而過。而他的腳踏車又把電線桿一一拋到背後。我騎在浪頭上，他對自己說。一件舊褲，直褶鬆寬，在風中飄得像一面帆。

然而現在那褲襠被風吹得像一塊破布，人騎在車上，一口氣都快喘不過來。項背套了一具鞅架，難以前進。他頂著風拚命踩下腳枝。有什麼東西毀了，他對自己說。

他並不怕風。

然而醫生說，不能再加工了。否則左肺遲早要割掉的。

郭松棻集

隔夜的蒜味留在胸口上。他怎麼拚命踏著腳板，也驅除不了那氣味。還不到平交道，他抬起頭來。

水溝那邊的違章建築喇地打開一扇窗。一個女人探出頭來，把一桶不知是什麼的髒水倒進圳溝，每次他來到這裏，計好了時間，一抬頭，就看到同樣的事。這已經成爲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。

他望著那窗口，某種悸動，彷彿奔騰的溝水，穿遍他的全身。他有了遙遠的期待。夏日到了，晨光刺痛他失眠的眼皮。他看著她的臉，緊緊不放。

夜裏他開始夢到那姣好的臉。

每次上工的路上，他急於來到這裏。他把腳踏車停在水溝的這一邊，等待著她喇地打開窗口，把一桶髒水倒進蒸發著腥氣的圳溝，一個古怪的念頭在招引他。他看著她，緊緊不放，直到有一天，她喇地打開窗，拖出一隻死貓來……

寫到這裏，他停下筆來，眺望著窗外的溝水，心裏一片蕪雜。星期日，他遵照醫生的囑咐，不再去裱畫店加工。他留在家裏寫作。是的，他要寫作。他在店裏畫觀音，那觀音的臉一直從他的筆下躲開。他十分苦惱。然而老師傅在他的背後大叫：「夭壽仔，你要成爲大畫師了。」他將信將疑，高興了一天。第二天自

## 論寫作

己又苦惱起來。

「你這位後生，我已經帶不了他了。他畫得比我還好，他應該往城府去就名師，我這個小地方安不了他。」母親聽了老師傅的話也將信將疑。裱畫店的背後是鋸木廠。每天傳來嗡嗡的電鋸聲。細密溫柔，鋸齒從杉木的圓皮走過，好像世外的聲音沿著腦袋的圓周進入體內。他顫抖的筆剛好勾滿了觀音的臉。接著木頭被鋸開，從腹腔裏發出濃郁的木香，麻醉著他。你想不到一段木頭包藏了那麼多的馥香。

短暫的春天過去了。三重埔還是安靜的。整個城鎮躺在曠遠的天空底下。從窗口望出去，可以收攬到很大的一片田野。坐在裱褙桌前，幾條街外，一家店舖正拉開了店面的捲閘，彈簧的捲動在晨霧裏清晰可聞。這樣開始一天的工作，令人充滿遐想。

師傅在陽台上喊他。聲音隨著黃昏的塵靄擴散。他在屋裏聽見了感到那聲音的壓迫，好像來自另一個世間。喊聲一直留在空中，他正要收工，趕緊先跑了出去。其實沒什麼特別的事。師傅只是拿了一個比他年長的畫工來告誡他。你還年輕，畫觀音是燒香拜佛的事，可不能學他的樣。夜裏跑到煙花巷裏去做什麼。剪

郭松棻集

了一匹爛花布，不怕捧著一個大爛巴嗎？白天還要騰出手來畫觀音，畫得成嗎？你年紀還輕，可千萬不能學他那花頭。最後師傅吩咐把門開著，讓後尾風吹乾第三次糊。可走以前千萬別忘了把它鎖上。

他沿著滿布灰塵的街道趕著車。曾幾何時，人多起來了。店也多起來了。食堂、印刷廠、土地代書、公共茶室、浴室、鐵工廠，沿著馬路都豎起招牌。台北橋的車子太多，就造了中興大橋。但車子還是一樣多。黑煙團團籠罩在這城鎮的上空。噪音日復一日濃密。於是成其為小鎮的素質——安靜——已經一去不返。於是他很離開這個地方。

以前在五金行和西藥店的亭仔腳，每天都坐著三、五個老人。他們套著菸嘴吸菸，等待著夕陽西下。他騎著車飛奔而過，總不忘向他們揮一揮手。老人們就從遮陽棚底下探出頭來，咧開了沒有牙的嘴，算是打著招呼。他早晚出入這條街，雖不相識也都認得了。老人們的招呼那樣閒適而又神情貫注，一心想玉成一件好事。於是他往橋頭飛奔而去時，總感到自己騎在浪頭上。

曾幾何時，安靜的三重埔不見了。鐵橋上人頭聳動，每次一部大車駛過，橋就在輪下震動。暮靄濃重，汽車都還省著電不開燈。他們不省的是喇叭聲。他鑽

## 論寫作

著縫隙，歪歪斜斜駛在橋上。一輛敞篷卡車迎面而來。車上一羣回新莊的男男女女，都戴著草笠，婦女們還多繫了一條花布臉巾。他們嘻笑嚷叫，把黃昏的鐵橋渲染得份外熱鬧。他聽了越發覺得自己是個有夢想的人。不屬於這個世界。他早已不會吹著口哨，飛騎過街了。現在他捏著蘸飽墨汁的筆，手往往停留在空中，苦惱著。不知從何下手才能畫好一幅觀音。然而一過了橋，他彎入僻靜的街頭，追逐著什麼似地，車子都勒不住了。他的腦子裏，昂奮有如一場風雨。

他手上拿著蠟燭，走下閣樓，經過房東的臥室來到廚房。半夜房東的房間傳來嬰孩的啼哭。窗外，雨點跳在塑膠屋頂上。他的念頭在黑暗的廚房裏繼續奔馳。爲了這，他泡了一杯濃茶，重新走上木梯。倘不能畫出觀音，就用另一種筆把它寫出來罷。於是，星期日他遵照醫生的意思，不再加工，他留在家裏寫作。

他來來回回寫著窗口的那景致，已經寫成了一堆。但很是不滿意。  
剔除白膩的脂肪，讓文章的筋骨岫立起來。

他把這個原則當做道德律來崇拜，以至於肺葉一天天萎弱下去。

在裱畫的時候，師傅在身邊經常指出，某些觀音的臉，由於畫師的筆鈍，在風堂、垂珠、金甲或海角的部位都畫出贅肉來。



郭松棻集

動。

一個標點符號放對了位置，就會令人不寒而慄。

他在什麼地方讀到這樣一個句子，他默默淌出熱淚。他難得為一個句子而感動。

他趴在桌上睡了又醒過來。薄薄的斜照已經印滿一桌。從星期六的午夜到星期天的黃昏，他神往於某種溫雅的婦人的顏臉，他不斷捏轉著筆管，他寫了又撕，撕了再寫。體力慢慢不支了。他從桌上醒過來，桌下丟了一地的紙團看來都像人類的臉——那婦人的臉。他不免警惕著自己。她安靜地住在這章建築裏，她還不到三十歲。她的名字是他匆忙騎過窗下時聽見的。關於她，他認識的只有一些。爲了蒐集更多的材料，他把腳踏車扛下樓，又急急出門了。結果只是在筆頭上留下更多自己的齒印。

來罷，遠離家鄉，對你的寫作也許有益。世界的遠處埋藏著意想不到的訊息。他又把朋友的信拿出口袋。四月，暴風雨的天空，烏雲龍捲，街道塵土掩目。唯有這種天氣，遠來的這封信格外充滿了誘惑。來罷，在這裏修一件古董就可以養活你一年不止。他開始漫想著美國。豆粒般的雨點落在街上。窗戶都關緊了，雨水還是潑進來。水氣太重，已經背上夾板的觀音一時乾不了。於是他耽讀著朋友

論寫作

的來信。

## 二

流光飛逝，晝家離開台灣已經十年了。寄來的照片掩飾不了從中學時代就隨時忍不住的那笑意。來罷，就是沒工作，我身邊還有點錢。信上的話，都是十年前的許諾。顯然那不是在外飄泊，而是過著體面的生活呢。

美國即使遍地黃金，你也得費神彎下身去揀啊。

他思慮著師傅這句話。然而單單擁有這樣一個朋友，已經比再多的黃金都值得。

「朋友和美金，在阿米利加等著你。」

他們在棧棧室的後房吃米粉，同事的畫工們都這樣訕他，然後嘎嘎笑成一團。中學時代，他和他的朋友。他回想到他們都是愛生病的人。他們忙著一起生病。他們都希望自己病得嚴重。一生病，他們就能收起心，不再焦慮。好像退出了生活的隊伍，可以遠遠站著旁觀。他們在病床上寫著一封封很長的信給對方，述說著自己的願望。好似平日只有等待著病倒，自己對生活的願望才談得真切。